

東莞文史

資料選輯

第四期



東莞縣政協文史組編

一九八四年十二月

## 东莞文史资料选辑

### 第四期目录

- (一) 东莞中医史话④.....何炎燊  
——旧社会鼠疫流行之惨状及治疫名医袁仰山——天花  
之三年大届与痘科医——霍乱流行与民间验方——儿科  
之何学派——妇科之卢畅修堂安胎丸——“分家李”及  
眼科医家
- (二) 名老中医李翼农.....袁治平(7)
- (三) 东莞普济医院概况.....谢恩光(11)
- (四) 容庚先生的学术成就和治学方法.....张振林(18)
- (五) 东莞胜景名山
- 市桥春涨.....张俭东(86)
- 东莞几处名山简介.....袁德明(39)
- (六) 东莞县自然灾害史料.....李水尧(45)
- (七) 东莞历代地震.....杨宝琳(56)
- (八) 甲戌洪水浸莞城.....王健(64)
- (九) 东莞历代堤坝水利概略.....林杰(66)
- (七) 关于“国父先代故乡”之说.....唐灵(79)

编后话

# 东莞中医史话

何炎燊

## 旧社会鼠疫流行之惨状及治疫名医袁仰山

李老翼农常向余言：“东莞鼠疫流行最早之年当为光绪二十年甲午（1894），时吾仅六岁，尚能记忆也。”考罗芝园所著《鼠疫约编》记载光绪十七年至廿一年间，粤东鼠疫流行情况甚详，是李老所言，信而有徵矣。当时莞城人口约万许，罹鼠疫而死者竟达千余人。闾里萧疏，行人敛迹。而袁仰山以治疫名于时者，盖自此始。

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）莞城第二次鼠疫流行。脉沥州陈屋巷有“波二”者，姑媳相依。一日晌午，媳觉不适，未昏即寝。翌晨，姑见其未起，视之，已毙。姑央人往速其子为治丧，少顷，姑亦死。其子惧，逃去，幸免于难。城内牌楼下一罗姓少妇，夫与弱女幼子同时患疫，两日间，三人俱亡。妇亦受染，竟自用刀割其腋下坚核，复取水蛭吮其恶血，袁仰山又以峻药治之，得不死。然茕独无依，勤执女工度日，悠悠四十载。昔年余每询及此事，辄涕泪汎澜也。

民国初年（1911—1914间）鼠疫复肆虐莞邑，以城外十二坊及车门兴贤街为尤酷。新沙何仁山全家染疫，死三人。买麻街一行人，突然倒地毙命。所谓“三人行，未十步，忽死两人横截路”是也。迷信者以为瘟神下降，纷纷

避居庵堂庙宇，或远走他方。无力他徙者，则人鬼同居，听天由命。莞城宛如废圩，但乌啼不绝，犬吠时闻而已。

是时，操生人之术者亦多惧传染而停业还循。然痼癖在抱，以驱瘟神为已任者，亦有人在，袁仰山其著者也。

仰山名万，温塘乡豆角坊人，幼聪慧，弃儒游艺于医。光绪甲午，吾莞首次鼠疫流行，时医莫知治法，致死亡枕藉。袁用解毒活血峻剂，并按经络循行部位辅以引经佐使之药，存活甚众。其学淹贯各家，尤得力于《河间六书》，故治温热甚神，各震遐迩。率年六十余。门人李若轩、李翼农兄弟，得其薪传，皆饮誉莞邑。解放后，李翼农荣获两届“广东省名老中医”光荣称号，1980年，成为我县第一位中医主任医师焉，袁所著《鼠疫札记》已由李翼农整理发表传世。

稍后于袁仰山者有何子精。民国初年之鼠疫流行，何在东官善堂为居民治疫，亦用清热解毒，凉血活血之剂，治愈不少危重患者，曾出其《活案》一帙示余，论述详尽。何享高寿，哲嗣植春能世其业而发扬之。

## 天花之“三年大届”与痘科医

世传马援征南蛮，（公元48—49年）士卒染痘疫，天花遂传于中土。事虽不足凭信，然隋初之《巢氏病源》已述天花之病甚详，是知天花为患于中国，逾古至今，逾一千四百载。近百年来，岭南水陆交通渐开，人口日蕃，天花流行亦趋猖獗，“三年大届”之谚，非虚诞也。如1925年，篁村痘疫流行，除一巷外，全村几无幸免。沿门比屋，香烟缭绕，敬祀“痘神”，而婴童则死亡接踵矣。

由于天花流行不辍，故为小儿医者，莫不研习痘科，亦径有以治痘为专业者，称“痘科医”。清咸同间，县后坊有李宝相者，精于此道，凡内陷危症，诸医束手者，李用高士宗法起之，存活无算，时称“痘科神仙”。李赋性豪放，下乡诊病不辞步行，遇贫者不取酬，赠以瓜菜，则欣然受之，绳系肩挑，高歌长啸而归。惜其治术不传。

未清民初，有杨鹤宾，初治举子业，后攻医，专痘科，重温补，治虚症颇应手。杨工诗能文，号“种杏老农”，著有《种杏老农痘科医案》末附“种洋痘说”，力言牛痘之有利无弊。时民智未开，对种痘多有畏忌者，故推广牛痘接种，杨氏与有力焉。后痘症渐稀，杨遂为疡医，卒年八十有余。

## 霍乱流行与民间验方

霍乱之名最古，始见于《内经》，乃肠胃不和，升降乖戾而致“挥霍撩乱”之义，非现代所指由感染霍乱弧菌所致之传染病也。据世界传染病史料所载，1815—1895八十年之间，有数次世界性大流行。而首次传染入我国，可考者乃道光六年（1821），然仅散发，未成大患。同治末（1870—1872）江南连年发生霍乱，而光绪十四年（1888），“此症始见闽广，继行江浙，并及湖湘”，乃我国第一次流行最烈者。李老翼农据父老所述，我县发现此病，亦在斯时。民国以后，霍乱为害，有增无已。据余所知，1928、31、36、37、39、42、46各年均均有霍乱流行，而以1942年为最烈。当时莞邑在日寇铁蹄践踏之下，五谷不登，百业凋敝，民苦饥馑，患此病者，死亡相继，

贫者无以为殓，暴尸荒野，惨不忍睹。据勉行善社统计，每日收尸，多者竟达百余具。

是岁，余初业医，见患者多现“寒中三阴”症候，医家若宗刘河间“诸霍乱吐下皆属于热”，徐洄溪“寒霍乱百不得一”及王孟英《霍乱论》等法治之，祸不旋踵。盖昔贤所论，乃《内经》所言之霍乱，非西医之“虎烈拉”CHOLERA也，惜译者不谙中医学，竟以中医之霍乱名之，以致名实混淆，医家易眩，一词之误，人命攸关，良可慨也。清末名医田宗汉细究此病，与古代之霍乱有异，乃另立“时行伏阴病”之名，用苏砂平胃散、附子理中汤治之辄效，可谓独具卓识。而吾邑民间相传之验方数则，亦有良效。其一曰“吕祖仙方”，乃假托吕洞宾所传，实即苏砂平胃散与荆防败毒散两方化裁而成，初病者，日进两剂，可顿挫病势而愈。其二乃取烟屎油（即吸食鸦片烟枪中所积之烟垢），以白兰地酒冲和，送服陈李济丁蔻附桂理中丸。此法温中逐寒，回阳通脉，涩肠止泻，确能拯救垂危。三曰环脐灸法，其穴即下脘，天枢、气海、关元也。每见危重患者，医不能治，用此等法而得生者比比皆是。古语云：“失诸礼而求诸野”，其斯之谓与？

## 儿科之何家学派

清同光间，有何成璋者，其先南海人，世业医，至成璋，道不行于乡，遂只身来莞邑，不数年，医名大著。何氏擅长小儿科，独具见解，自成一派。治麻疹，主清凉解毒；治痘，长于发起灌浆；惊凉风则用药峻猛；治疳积则攻补并施。据传，莞城儿科脉络诊法及针四缝穴治疳积等，均自成

璋始。其子占葵，传其学，兼取清代儿科各家之长，其术益精，过于其父。占葵之学，不传于子而传于其徒陈鸛堂，陈遂为小儿医，行道五十余年，享高寿。子锦韶，世其业。成璋占葵皆无著述，至陈氏父子，继其余绪而演译之，其揆一也。

### 妇科之卢畅修堂安胎丸

清末民初间，有卢常泰者，得一安胎秘方，据传即《金匱》桂枝茯苓丸也。考《金匱》原方本治宿症，后世医家虽有解释为“既有症病而复妊娠漏下”者，然制方本旨，仍在散结温经去瘀，何以竟能广泛用于各类型之胎动不安？传者谓其炮制之法特异，从来秘不示人。卢遂设畅修堂，以制售安胎丸为业，曾一度畅销省港各地。其后人卢熙堂颇知书，遂为女科医。卢子信亦其裔，操妇科业数十年，惜其道不行焉。

### “分家李”及眼科医家

世传清代末叶，五运六气失常、不仅疫病流行，而病眼者症亦凶险，莞城眼科医生李某，（其名则人言各殊，待考），擅治眼科大症，内服外治，效如桴鼓。言者甚至誉之能使瞽者复明云。然索价极昂，中产以下者，治愈一目，家业已耗其半，故人名之曰“分家李”。昔年余几径辗转，借得一眼科抄本名《银海救星》，据云乃“分家李”之经验，即移录珍藏，以俟识者辨其真伪。十年动乱伊始，余既被揪斗囚禁“牛栏”，此书亦被视为“妖妄”而毁于劫火矣。

光绪年间，豪侠潯有梁景生者，曾学医于钱菊人之门人，

先专治虚劳，后得“分家李”眼科之秘，乃兼治目疾，竟以眼科名于时。其子子喻传其术，日诊七八十人，至今水乡一带，称道不衰。裔孙善果，亦以眼科见称于莞城，盖一脉相承，渊源有自，然则“分家李”之术并未失传也。

与分家李同时者，有张粤魁，世业医，尤擅治目疾。子松柏早卒，以医术授其孙国忠。国忠长于治热症，善用羚羊犀，与梁子喻之善用麻辛羌莨，可称双绝。国忠子德明，承父之学而博采众方焉。

# 名老中医李翼农

袁治平

李翼农是我县莞城镇县后坊人，一八九〇年农历四月十六日出生。当时是清朝末年，朝廷腐败，李翼农父亲不愿儿子涉足官场，决心把他培养成国医，去济世救人，于一九〇五年把李翼农送往袁仰山医师处学医。当时，东莞名医以邓寿生、袁仰山、欧月生最著名。袁仰山在内科方面有很深的造诣。袁仰山曾经征求李父的意见：是希望“朝种竹，晚遮阴”，学几套本领去用以糊口？还是希望培养成拔地参天的大树，争取在医学上取得大的成就？李翼农的父亲很坚决地表示：“只愿孩儿成大器，济世何曾只为钱？”

此后，袁仰山便从基础课开始教起，辅导李翼农攻读了《伤寒论》、《内经》、《金匱要略》、《温病》、《难经》、《神农本草经》等中医经典著作。教他背诵《脉学》，熟读《药性赋》，默记《汤头歌诀》。袁仰山对徒弟的要求是很严格的，每天除了跟班看门诊病人，整理完医案外，还得读几篇名著，默写几页药性或方剂，李翼农不但学习刻苦，而且也聪敏过人，领会得很快。五年以后，他二十岁就出师了，到大朗蔡边乡赠医馆赠医。四年后回到莞城行医，除到香港行医两年以外，其余时间都在莞城行医。有两次，莞城镇鼠疫流行，一些医生怕给鼠疫传染，纷纷搬迁到外地，但李翼农不但没有走，相反亲自买了治鼠疫的药赠给群众，免费为病人治病，一时传为佳话。

“书山有路勤为径，学海无涯苦作舟”。

青年时代的李翼农，就把这两句诗写在墙上，作为自己的座右铭。几十年来，他坚持边干边学，锲而不舍。到九十五高龄，仍坚持读《浙江中医杂志》等，每篇读过的文章都加以圈点，写上眉批或评语。解放前，他已在《广东七十二行商报》等报刊上连载过《伤寒存津液论》、《运气不足凭证》等几十篇论文。解放以后，又先后在北京《中医杂志》、《广东中医》等全国性中医刊物上发表了三十多篇论文和医案体会。一九五九年，李翼农曾在中医刊物上与名老中医蒲辅周进行学术争鸣，他的学术观点受到中医界的重视。同年，他应广东省卫生厅的邀请，参加全省中医验方验案的审阅工作。他的独抒己见，不肯模棱两可的工作作风，获得人们好评。一九六一年和一九七八年，李老两次被省卫生厅授予省名老中医的称号，一九八〇年十二月，被评定为主任中医师，并担任了惠阳地区中医学会名誉理事长，东莞县中医学会名誉会长。

几十年来，李翼农治愈了不少急症重症顽症，使不少濒临死亡边缘的病人起死回生。连博罗、增城，远在湖南、五川、香港、澳大利亚等地的病人也慕名而来。大朗蔡边乡有个侨居菲律宾的华侨叫钟祥毛，患黄疸性肝炎，久治不愈，经人介绍回来找李老治疗了半个月，便痊愈出国了。去年，莞城镇有个二十三岁的妇女，家住香港，因患咳嗽，气喘，在香港、广州治疗，医生多作肺热治疗，打针吃药都无效，后来找李老治病，李老却用“龙胆泻肝汤”，只三剂便痊愈。有人问李老为何肺病用治肝药，李老解释说，这个病人是肝经湿热，肝火太盛引起，按常规以为咳嗽便是肺部有

病，药不对症，当然不奏效了。

李翼农有个尽人皆知的外号，叫“李大剂”，这个外号起了已有五、六十年。原来，袁仰山用药剂量并不大，也未教过他用大剂药。后来，李翼农读张仲景的《伤寒论》，发现其中不少处方每味用量都是一两。而孙思貌的《千金方》则有更大剂量的，他便思索用大剂量治病。那时道滘南城坊有个农民叫刘丽元，患膨胀症，肚胀得如八、九个月的孕妇，李翼农用白鸡屎泥（即白鸡吃米后屙的白屎）二两，配以其他药给病人煲水服，连服三剂，竟然肿胀全消，后来，他又用白术、杜仲各一斤，一次便治愈了刘丽元的腰痛症。此后，李翼农遇到重症、顽症，看准以后，就敢于用大剂量，一张处方多至三十多味药，一味药用二、三两，多至一斤半，病人煲药常常要用大瓦煲才能煲得落。因此，“李大剂”之名便不胫而走，久而久之，有些人只识“李大剂”，而不识李翼农的原名了。六十年代初，医院曾请李老会诊一极重“乙脑”病人，患者是十六岁的中学生，李老认为方药对症，而见效较慢者，乃药量不足之故，建议原方加大石膏用量，可用半斤以上，医院接受李老意见，病者乃转危为安。李翼农治疗风湿性关节炎，一剂就用“白花蛇”三条，治疗乙脑高热，一次就用了羚羊角、犀角六钱。（普通人只用几分）。有一次，他治疗莞城机缝社一个姓蔡的女病人，这个病人患高血压加肾虚，已住院了几个月，花了住院费几百元。李翼农用大剂量的“巴戟、固芷、杞子、萸肉、人参”等中药，连服五剂，病人便能上班了，但五剂药用了一百三十多元，单位的财会不给报销，还批评李翼农不该开“大处方”，影响公费医疗。李翼农给他们算了一笔账：住院几个

月花近千元，又上不了班，而门诊吃五剂药虽然用了一百多元，但马上可以上班，对比之下不是更合算吗？这个单位的财会人员才给报销。这个姓蔡的病人还亲自画了一幅画送给李老，以表谢意。

李翼农不但在内儿科方面很有建树，在妇科方面也有丰富的经验，多年来，治愈了不少闭经、经痛和不孕症。十多例结婚多年未生育的患者，经过李翼农治疗，都先后生了儿女。增城县一个姓陈的农民，结婚十一年未生育，多处求医无效，经李老治疗后已生了一个男孩，还专门抱小孩来答谢。

李翼农还热心培养下一代。他先后担任过几期中医学徒班的上课任务。如今，他的徒弟分配在广州、香港、江门等地，不少已成名医师，桃李满园，东莞县中医院副院长孙康泰主治医师就是其中之一。李老的儿女也有多人从事中医工作，可说后续有人了。

李翼农一生兢兢业业，鞠躬尽瘁，到九五高龄，仍每天坚持在家看门诊，直到临终前数天还为病人治病，一九八四年十月十八日，李翼农突然发病，经抢救无效，不幸去世，终年九十五岁。

# 东莞普济医院概况

谢恩光

我于1937至1952年曾在东莞普济医院任职，少时又常随华人牧师到医院探望教友、病人。兹将个人的见闻及老前辈的讲述，作概略的回忆。

## 医院前身及建筑概况

1863年莞城成立福音堂，普济医院是由基督教礼贤会的德人牧师办起来的，据说西人牧师一般懂得医术，有在医科毕业后又学神学而后当牧师的。初时只在文顺坊福音堂，一面传教，一面行医带学徒，施医赠药，不取分文，其时我省尚无医学院校，我县亦无西医，民间疾病，多采用中医草药，或迷信鬼神巫婆，求“神水”治病，对福音堂施医赠药，多抱怀疑态度，又传说洋人治病，往往要开刀割人，更望而生畏，不敢向津了。待逐渐看到西医西药确能治愈不少病人，才慢慢改变对西医的戒心。

记得1946年医院曾开过六十周年纪念大会，由此推算，医院当创立于1886年（清光绪十二年）。院址选在脉沥洲，由洲头至田心庙，以现在的闸口为界。此地原系一片沙丘泥滩，四面环水，交通靠横水渡过河。洲面有几垄水田，属梨村、细村、江城洲村民所有。这片偏僻荒凉的孤洲，却给德人牧师看中了，认为最适宜于办医院，便向德国

礼贤总会的教徒筹款，以高价购得地皮，总会又多次派工程技术人员前来勘测设计（最初派来保文建筑师），再由总会募捐资金，然后动土施工。该洲地质全是冲积层，基础不稳，当时又无水泥钢筋，只得深挖沙土打桩，再挖许多大深坑，各坑位置排列成梅花形，坑内填满瓦，瓦要竖直排列，这样造成许多大瓦垫上砌砖柱，各柱顶之间，以红砖连结成拱形，建成地牢拱顶上一个大平台，在平台上建筑楼房，地牢拱顶高两米余，地牢内可行人储物，四周离地面一米多高用瓦砌成通花墙，使牢内既可通风，又能透光。据说这是仿犹太人的地牢式建筑，结构坚固，迄今百年，依然可靠。

初建女医楼（地点即今留医部制药室），有两层（只半部有两层），正门上方有一彩色雕塑，按圣经开卷式样造型，上书“爱人如己”四个金色大字。大厅可容病床四、五十张，三面走廊宽阔，可横放病床四十余张，二楼是留产室、护理室、仪器室、疹室及女护士住房；窗门两层，一层彩色玻璃，一层百叶窗，在当时算是新颖美观的了。初时医务人员不多，只有院长兼全科医师、女产科医师兼护士长，一边治病，一边带学徒。

其后建男医楼（地点即今留医部五官科），中间主楼墙脚有块石碑，上刻光绪三十四年。据此，男医楼当建于1908年，此楼仍按地牢式建筑，面积比女医楼大，大病房可容病床三十余张，旁边有病人食堂，三面走廊，可用屏风间隔成双人病房共二十余间；另有双人病房八间，房内有厕所及洗手间（陪人另设床位）。楼内有手术室、化验室、仪器室、消毒室、护理室、门诊室及配药房等，X光室乃教友麦宠庆之父麦锡捐赠。主楼正门上方有大幅彩色雕塑画像，系

按《路加福音》第十章描述的一客人途中遇劫受重伤，为一撒马利亚人救醒，送至旅店，并赠助银子的故事，壁画栩栩而生。正堂是候诊大厅，陈设着酸枝坑床，鲜花盆景，一副“施医赠药神加力，学道研经我用心”的金字对联，旁立一对成人高的铜鹤，闻系王朝珍品。主楼二楼是礼拜堂，有百余座位，各厅室墙壁油浅绿色，水磨石地面，窗门都是两层。礼拜堂上有大钟楼，四面时钟，对河可闻报时钟声，看清时刻。钟楼顶上有十字架，一派西洋教堂的形式，主楼是红墙绿瓦，故人称“红楼”。

我来院时，除男女医楼外，还有院长住楼、男护士长及传道人住楼、院警宿舍、外国人雇用的工人宿舍，有病人用的大厨房、发电机房。有水井几眼，以手摇泵抽水上水塔，经过滤后取用。还有两座三、四层楼高的望楼，另有麻疯院院长住楼及麻疯门诊室。传染病院（肺科）系港侨病人李仲鸾捐建的，有病房十余间，当时正在施工建筑。

医院内广植树木，有樟树、榕树、大叶桉、小叶竹、大草坪、郁郁葱葱，环境清静幽雅。医楼后面是东江南支流，两个石级埗头，省（广州）渡可直接靠岸。沿着河堤数百有米，种着大水榕树，树下有靠背铁椅，供病人及游客休息。埗头闸口上有门楼，上书“普济医院”，过往船只，一望而知是“红楼医院”了。

## 内部组织及财政经费

院长及德人医生、护士长等，由德国礼贤总会派来，七年一任，期满回国后可再来，亦可连任。德人薪俸由总会支付，数目从未公布，华人无从知晓。德人自雇的佣人（一般

都雇有二、三个佣人），其工资由雇主自付。院长只对总会负责，以家长式独揽全权，院内行政事务则由护士长及几位华人职员分担，往往一人兼数职。初任院长权约翰，后有斯文德，最后是何惠文，他连续三任。西人医生先后有爱德华，白其理、施文德、戴保禄等；女性德人先后有制大姑、林其迹大姑、麦端庄大姑等人为护士长或产科主任。院长夫人何惠文渊任化验师及X光室助理，兼管厨房总务。华人医生两名，男护士长一人，会计组长一人兼出纳，收款员由值班护士兼管，我主管财务兼护士长助手又帮助院长备课。有二十余名在院办护校毕业，留用当护士兼助产师。有院警六至八人。男女医楼及传染病院各有清洁工两名，厨房有工人七、八名，自己碁米吃，不食机碾米，以免损失维生素云。医院养了八头奶牛，供院内员工及病号饮用鲜奶。全院职工共约六十余人，工资最高八十多元，最低四十多元，平均约五十五元。全年无奖金，不收小费，只在圣诞节各人有礼品，终年无例假日，只在礼拜听道时有两小时休闲，德国人亦不例外。大家本着一个宗旨，听基督耶稣的话，以“荣神以人”，作为自勉。院方资金积累不超过万元，若超额就用于扩建院舍或添置仪器杂物。华人工资及其他用款，由院方收入支付，若入不敷出，则向教会及省港澳和地方上殷富募捐。东莞明伦堂亦有资助，每年两次由院方派人到万顷沙收谷，每亩收四两，每次共收谷约六万斤。国际红十字会在经济上也给予支持。

住院收费，在二十年代，普通床位，每天两角，伙食两角，药费按进价收，单人房六至八角。日寇侵华后，收费约增加五成。病人住院，先交按金。收款人要随同医生查病

房，看用药是否超支，及时告知病人交款。因怕不用好药，故多数病人主动付款，也有故意刁难，说医院系施医赠药的。但出院时结清费用，又另行捐赠者有之，连伙食药费分文不给者，亦不乏人。

## 业务范围

全院病床约三百张，住院病人，平时保持一、二百人，门诊每星期二、四、六开诊，诊金（挂号费）初收五分，后改一角，每日求诊者百余人，病员多来自东（莞）、增（城）、宝（安）、博（罗）、惠（阳）及省港澳。门诊者以外伤居多，五官科亦不少。初诊多系重病、急症才来求医，山区水乡病人，早来晚归，或以小艇竹箩抬几十里前来就医。病例最多的是膀胱石或肾结石、疟疾、性病、寄生虫病。手术最多的是膀胱结石、剖腹产及肠胃切除。曾为一妇女切除子宫外肿瘤重达二十五公斤。男医楼候诊大厅内就陈列着特大奇形的结石数百颗。

1942年后，明伦堂捐款建护士学校及学员宿舍，学生约三十人，不收学费，供膳宿，边上课，边实习，属半工读性质，三年毕业后留用再学妇产科或简易医科，这时就津工资。在校学习期间，若中途退学，需补回伙食费。报考条件是十八岁左右的未婚男女青年，初中毕业程度，最重品德，要能刻苦耐劳。初入学时，先听护士长讲授思想品德教育课数星期，或由护理师特意分配做粗湿杂务，作初步考核，如抹窗门、搞环境卫生、补破衣烂袜，或让一人独搞一个房间的清洁卫生工作，事后由护理师严格检查，一个月后，经考核合格，方为正式学生。教育主任是林其迹大姑，